

學海類編

第九十冊



石田雜記

無幾有至室某一千為明長洲沈周啓南著

成化六年常熟梅里周涇包眉邨徐悌者嘗為所親周
熙假人白金六兩熙無還債主逼悌償其妻又相怨
詈悌乘忿往縊熙家道逢一老翁手曳杖問悌何之
悌告其所由翁曰何必自拚命第隨我往當為汝償
之因與偕行是日下午周涇去梅里且十五里梅里
至常熟又三十六里常熟抵楓橋一百十里總一百
六十餘里迨瞬息而至在途悌告足乏翁脫草履與

穿遂强健迨翁行至夜同宿土神廟天未明促梯行
梯告飢即取地閒草一如麥葉狀俾食梯疑不食少
頃行至高山長林中云汝少頃伺我于此大家取物
給汝梯危坐石上日暮樵者回問所從來梯告其故
樵曰日暮虎將至不宜處此况此中素無人家惟張
公洞耳梯因脫衣典路費而回行三四日始達家不
勝罷困梯家方與熙家作訟見之即解

無錫有巨室某一子爲糧長一子入學爲弟子員遼陽
李公初宰是邑其糧長者偶呼不至厥弟易服以應

之李能識其非曰汝豈秀才而代糧長乎因出對云
秀才糧長打糧長不打秀才即對云父母大人敬大
人如敬父母一時應對敏捷人皆稱之

丁酉三月五日與蕭漢文主事周疑舫先生小酌漢文
云近見松江錢學士溥陞天官侍郎回忽詫云我平
生感左璫之恩爲不淺蓋嘗在翰林即預教諸小奄
今懷璫是也此舉實其力懷嘗于聖誕日被賜金二
錠奏云今某至此皆師錢某之惠畱以轉奉溥考績
至京懷置宴以前金爲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酒杯

溥曰雷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一座聞之皆絕倒

正統閒京師童謠云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景泰本邸邸雨帝與弟也城隍邸王也應天順復辟之讖也

余有親蔣廷貴第進士三甲例除知縣特告就北方之樂亭縣同年劉以賢謂曰何不就南方便道得省老親亦人子幸事答曰進士除知縣何面目見鄉里其父惟清亟欲以京職爲封榮地聞子作縣大失所望

遂致病心發狂每見人但云尹天官說一年便陞御史座客皆笑其癡或曰其父雖癡其子已先癡矣

北人嘗云貓不過揚子江言貓過金山則不復捕鼠厭者至金山剪一紙貓投水中則不忌南人嘗云牛不過嘉興金牛橋過者卽死厭者牽之涉水而渡則不忌牛未嘗驗貓則於韓克贊兄處嘗汝甯帶回一貓過江果不捕鼠古書亦有云鷓鴣不渡濟橋不渡淮于此事頗同

成化己亥九月二十三日酉時分地震自北而南有聲

如雷八月二十四日天目宜興長興紹興同一夕山崩水漂屋廬人民畜獸不計數及虎亦多死者十月二十日夜金犯南斗因記之

籠罩漆方用廣德好真桐油入密陀僧無名異煎老每熟油一兩和入京山漆生者一兩要絞十分淨漆在器物上于日色中曬乾須是四月至七月日色方好其餘不宜要漆兩遭初遭略以沙葉輕打過使漆

描錫方錫一兩鐵杓中炒熬成查以

箇底下

布襯將錫渣帶熱傾入用兩根木棍上下舂搗自然

成細沙羅過細者一面再炒再搗之後用十分好廣漆生用隨意描花樣在器皿上將錫沙糝上待十數日漆乾老用一石子捱平以水銀擦上自然明亮用水銀須是錫匠鍍牀下錫屑撞入水銀則死可用不然水銀活動不能擦得牢如作錫鄭重可見成在作錫頭筋鋪裏買他擦下細沙最好

洗油蒸迹或衣上染污用好燒酒滾熱輕擺之自然去了然後用白湯洗去酒氣

治簇筋用桑樹向南枝三條以刀輕刮去外面粗皮用

內面青皮以鐵鎚鎚爛并花水調敷患處卽好
炒豬腸用葶薺如藥飲片切了曬乾爲末臨炒時撒末
子在內不要蓋鍋待熟傾白酒些少則脆美
煮老雞鵝凡殺過置在淨處待其肉冷然後燻毛煮之
易爛如嫩者

治疝用蛇牀子加少麝香煎湯薰洗冷則易之

茴香湯炒麪一升芝麻熟者減半茴香花椒各六錢半

炒鹽三兩輒細同拌白湯調用千金不換

造紅麪法先取粹椒不拘多少曬乾爲末貯之次將糯

米一斗釀成白酒待自然漿來漉去酒漿止用糟以
大甕盛之買好紅麪簸去粗糠輒爲細末同蓼末入
糟內和勻扎起凡麪米一升蓼末六合後用未熱過
白粳米一石去粃水浸五日每日換水一遭用木甑
下以蓼葉藉之入米蒸熟取放蘆蓆上待稍涼方入
前糟拌勻再以蘆蓆覆之過一宿次早再入礬糠五
斗和勻攤于蘆蓆上寸許厚透風處晾乾復收籬內
再用綠礬四兩泡沸湯三斗候冷淋之又將前麪照
前攤之候乾放日色內再曬乾爲度如不甚紅再以

綠礬湯如前澆一次則妙矣

洗墨法凡畫上澆墨用廣膠鎔成濃汁以絛布醮之洗一次將沸湯洗過淨布再醮膠汁洗之如此三四度則無迹矣

江右聶大年先生教授杭時有二僧爭住院子先生招二僧飲之贈以詩云蕭蕭落日下荒基古殿淒涼白塔低燕子不知身是客秋風猶戀舊巢泥二僧慚愧而退

成化丙戌江右羅倫赴春闈道經蘇州爲文謁范文正

祠是夕歸宿舟寓夢文正遺之詩曰嬰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臥烟霞是歲及第狀元後因落語故謝政歸隱凡後江右士子之赴科者必謁文正祠文正卒無一語

仙補方川牛膝二斤何首烏二斤生熟地黃二斤白芍藥一斤蓮肉一斤人參十兩川芎半斤香蛇一條牛黃冰斤黑豆些少無灰酒十瓶蜜一斤

神仙造酒方三月三日採山桃花三兩三錢五月五日採馬蘭花五兩五錢六月六日採芝麻花六兩六錢

十二月八日取水春分日作麩杏仁一百箇白麩十斤團如雞子大紙裹弔掛七七四十九日客來取前水一瓶放麩一塊紙封瓶口逡巡之間已成酒矣崑山黃廷儀由賢良科任處州守時葉宗劉亂黃乘機將巨室羅織採連之掠其產收其子女奇貨而回富雄于鄉一日燕客出金玉杯所收子私指謂人曰某物某物皆我家掠來黃知一夕捶死沈之湖中黃卒無嗣後死停柩在堂火起其棟撓折碎其柩擊其尸爲兩截如腰斬狀又有沈尊者亦崑人爲教諭其父

從義在府治寫發尊亦習刀筆常以是在宦途挾制人遇去官歸教人爲訟分財嘗奏太倉武揮使連獄累年武爲其苦尊逃不結後得獲卒庾死其妻兄某素被其累時亦在獄見其死給訴所司曰尊平昔有詐死術未可信所司令獄卒倒埋五日一夜獄卒踢折其肋骨二支人以謂二人之報可與惡者爲標準云

近世姦僧化緣者以舊銅佛頭埋于土中先以黃豆鋪在佛底日以水沃之豆被水溼漲卻將佛頭從土中

學海類編 卷之七 言述
頂出號召閭閻縱觀哄眾布施

蘇州一無賴子某專雕假印營生一日以自己偽稱是提學考退秀才名字將父偽作解頭齎執蘇州府移文送甯國府充吏不意撥于冷房無錢可覓三月後給假回一往不去本府究其所熟之人但賣飯店安歇耳到蘇追逮無其人名字後連賣飯者來認追蘇州府以其人監候其人入監其吏一日前因又假印事發在獄恰正相遇豈天不欲累賣飯者天使然乎可見作偽雖百計亦不能逃天理信乎人能巧于機

謀天道巧于報施

呂忠呂文者常熟人呂方伯困之蒼頭也方伯任雲南二兒亦致富嘗因財相讎忠與其友丁仁厚托謀文許以白金百兩仁遂邀文飲于他所畱連數日閒來給忠曰事畢矣因索所報忠須驗引至虞山下有他殍遺二腿指曰身首恐有識者碎而棄之矣因得白金如數明日文歸忠往問仁退金仁曰汝以金囑我何爲忠無辭金卒不還仁亦卒不露於文人皆重仁之智

十九年大疫常熟學前程某者每日至午後卽昏厥至次日天明始蘇卽備云我隨周神并各處土祇至人家散疫指云某家因子孝其疫不及其家行善亦減數惡者多及之如此者迨二十日後一一如其言奚浦錢氏云死四十二人果然程某無恙

常熟孟學官怡其弟某嘗一日出門見已故周某者來卽入具衣冠與之分坐對談家人問其故云周某奉本境土神高二官人請某管疫數竟暴卒

胡燕巢嘗被雀奪雀輒銜艾草葉致巢中胡燕則不復

來豈艾性制燕耶

造醋法四五月閒用糯米粽子三箇不去包放在瓶內瓶約盛五六盃者入淡白酒或二酒酸酒在內以紙扎定七日開看其味香而且酸取出煎用再入淡酒在內如此陳陳相因至十月不用此法十月閒以糯穀穗扎如指大七把蒸過入瓶內加粗麩二兩入淡酒在內扎定放在竈灰內煖處七日成醋亦能相因至三四月不用此法

蛙鳴聒人以芝麻稽磨碎順風撒去則禁之

道士召鶴於端午日尋小鶉鳩養之遇行法則刺其血
書符鶴立至

人家槐樹上生青蟲食葉迨盡於樹下大擂鼓則其蟲
盡自落于地

藏香須用大黃末糝入則不散其氣

凡青石不可以蘆束在上築則石破人家碑石不可蘆
蓆覆蓋經露則有蓆痕

崑山人取崑石初出土有土色新紅不愜觀但於冷糞
坑中浸久之取出水濯洗過則同舊色

石上欲生苔蘚以馬糞水調薄加土漿在內塗於石上
則生

砂缸破以針砂和鹽滷膠牢於陰處不動一月則如舊
補石亦可

凡欲鐵器破折以鋼砂夾鹽滷罨之一晝時其鐵則酥
軟

珠子婦人不宜帶與尸氣近帶去弔喪亦要爆壞近鐵
器并柏木爲匣藏珠皆損

牝鹿凡於相尾之時雖牡鹿數十一時皆淫過牝則渾

身之肉消喪止皮氣息而已或倒於路旁人若能扶去以細草飼之月餘其肉皆復若即時殺食則空有皮骨耳

虎搏兔子先於四圍撒尿則兔不能出以受其搏獐子宿處四圍自吐涎畱一門虎從無涎處入搏獐子跳去虎多不能出

東朝劉馬太監於西蕃買一黑驢以進能日行千里又善鬪虎上取虎城一牝虎與鬪一蹄而虎斃又鬪一牝虎三蹄而斃後與獅鬪被獅折其脊劉馬伏地大

慟以惜

種竹以河泥壅之則其篾脆而不中用

狗之肝如泥土色臭味亦然傳其警夜人在土上走則其肝動氣所感也

治痢并水瀉小粉八兩炒焦色

如毯子發泡好

乳香一兩沒藥

一兩臨時用好醋調粘油紙攤膏藥封臍上即治若癆病攤大者貼背心亦治了凡淨粉三兩乳沒六錢為例

十九年宜興一人因無產有役與其妻逃歷陽遇行船

因問往去向長年遂答曰我正往歷陽地方其人搭去長年悅其妻至歷陽誘其人曰我于此最多識熟你妻可畱船中我與你去覓舍者長年同至山下遂打死其人回船給其妻曰汝夫已落虎口矣妻哭長年曰無苦我自與汝成配其妻疑曰虎豈能盡食吾夫若得見遺肉一瓣亦願足然後與爾爲配長年不得已領其妻往尋不意一虎竟搏長年而去其妻因哭曰此真有虎吾夫真死矣路人聞之詰其所由妻以實告路人云適從縣前見有一人被船長打死復

活來告豈汝夫耶其婦詣尋之果其夫復活云

大麥上場帶溼就以枷打則易落乾則難落

砑糞箕環于樹上砑下便熨彎若停久則性硬多爆折成化十六七年之間封門黃天蕩邊一漁者乘小舟夜出捕魚見岸次一人喚渡長丈餘其漁疑而不答其人曰汝去至某所當得一鯉重四斤半若果然汝當渡我其漁果得如其所云明夜其人坐于岸次喚渡云汝既有所得何不渡我其漁曰當再有所驗與我其人曰汝去不多遠當一網鯉九箇亦果然其人曰

今須渡我漁曰汝必鬼物吾不渡其人嘆息而去且口自云明夜且待松江人來我自討替其漁遠候之于夜果見一人蕩擄而來漁問何處人云松江卽止之謂其所以松人不果行明夜其漁復見其人訴曰我某處爲商者死於此水我欲渡此往某土地廟求文移還鄉汝既不渡我又沮松人何見害之深耶漁曰汝能助我爲生當渡汝至廟爲汝薦拔送汝還鄉其人曰若然當有厚報其漁載入廟其漁遂棄漁寓廟中詳筭如神三四年閒致富後作薦送其人還鄉

成化十二年葑門楊枝塘田上費思義家夏夜深忽見一蓬頭小廝走入其門其家徧尋隱在竈下問其名但長目直視不答打亦不應及以火烙之不出聲投于水則浮游上岸其家以爲怪以篋裝之投于湖中卒無所事

景泰閒及今葑門外緣通松江居民皆因松人泛滷水至各家遂製鍋煎鹽凡一船滷水一人溺之永煎不成鹽鹽鍋中放肉煮之易酥但翻動則徹骨俱鹹不可食一放再不動則外鹹內淡如暴醃肉味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雪作崑山王來 往彼
在金水河旁見大人跡一步一丈三尺餘其足跡恰
長三尺

吳江農家雖高田砵稻必用竹籤每籤稻五箇其穗下
垂蓋新砵稻捍尙有生氣倒垂則其膏澤浸漬入米
每畝較不扞稻米多五升吳江以北不然過水則用
籤

陳啓東諭學甯德嘗作詩述閩人常談云蠻音鳩舌語
胡塗雨落番將禍斷呼誰信撻挑原是耍怎知詐講

吳人稱卻云誣長公仔音蹇貶南瓜即西賣李剝屋

猶言李門書老酒沽昨聽鄰家罵新婦聲聲明白喚

狸奴其罵聲云帽帽即貓叫閩人自聞亦為絕倒

威甯伯王公悅在大同見邊事漸生醞禍未測情悰不

懌乃作詩云去來去來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

知世事只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綠酒有情畱客醉

黃花無主為誰開忠君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盡作

灰時翰苑諸公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恥隨郭隗上

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小哉半世功名

如過隙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
心一半灰傳聞于天下以爲王公誅心之鉞也
成化十九年山西代府一日失一宮人半月復至問其
何往云爲神所攝去無何日正午舉城人皆聞戈甲
聲俄見雲端有神人或從數十人者或十人者或騎
馬或乘異獸自東西漸至代府各神班坐殿上從者
休庭閒王率家屬伏拜於下神索飯飯畢舉索王衣
各襲服之復乘獸而去內一神云舉火正殿遂焚舉
府無遺止所攝女一房巋然獨存

牟都御史俸任山東時嘗登泰山日觀峰見秦碑上無
刻以人言爲冒碑意其中別有物遂剮其下丈餘碑
體深不可拔乃發其蓋石又不動益數百人蓋始起
卽時山東黑氣彌布白晝如夜咫尺莫辨物俸遂止
人皆云山東黑祥殊不知禍始於此

王清廣東參將因黃肖養爲寇陷賊圍被反接輿至城
下令招城中人清呼舊麾下告云我不幸陷賊失機
以死自分汝等食祿朝廷當堅壁自守勿以我故或
僞傳我言誘汝以降當勿聽以俟早晚天兵之至我

去卽死汝善爲計賊怒其言以刀亂斫死有二語佩衣閒云我因勢屈身甘死畱取丹心達汗青

江西信州鉛山銅井其山出空青井水碧色以鉛錫入水浸二晝夜則成黑錫煎之則成銅

浙藩左大參瓚成化十七年朝京出京時夢一人出對云參政布政爲黎庶之福星左公問其人答曰某蘇州賀恩前科解元也左隨對云解元會元鍾山靈之秀氣至蘇尋訪賀恩一見其肖貌儼如夢中因志以伺後驗云

予嘗燕吳修撰元博宅子與陳諭學起東同席起東強予酒予不勝杯酌起東云如辭飲須對一對句可準時賀恩其榮解元觀席起東云恩作解元禮合賀其榮也次座卽陳進士策字嘉謨者予應聲云策登進士職當陳嘉謨焉爲之哄堂

太祖高皇帝嘗問宋學士濂某人如何因稱其善至數四上曰中豈無一不善者對曰有善則臣與交而不知其爲人

之不善者臣不與交故不知其爲人

拜監察御史忤旨欲殺上問汝非范文正之孫乎先
憂後樂是汝祖所言曰是上取帛五方親書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諭曰免汝五死後果五
犯皆免

箕齋雜著

太極存疑

明 嘉善陸 瑋秀卿撰

太極之辨自朱陸後若不可以置喙客有以太極為問
者予疏答之亦非以求異也尙竢請正於君子孔子曰
易有太極太極儀象卦爻之會乎在造化則一氣之渾
淪者而分之爲陰陽而又分之爲五行爲萬事萬物統
言之一氣一物也會歸所在正如屋之有極故名太極
以此言之太極不可訓理不可謂形而上者蓋旣名太

學海類編
極矣而兩儀以下又不過卽此以分之而離合之名異耳非有他也太極旣可以言理兩儀以下獨可以言器乎若夫理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以至于萬事萬物之理蓋具有條理也其自然而不容己當然而不可易所謂形而上者合於一而一之所以爲一者理也散於萬而萬之所以爲萬者理也是其不能外形氣以有見而亦不可滯形氣以有求此則理之於氣本無先後彼此之別者而非謂太極也若認太極爲理則儀象之生謂自於太極不得已而有理生氣之說謂沖漠無朕之中

而此理已具則其說理似稍懸空矣其不善學者遂至冥思妄想以求所謂太極於天地萬物之先其不流於老氏之論幾希先儒朱子反覆辨解雖其所以論理者則是然恐非太極本旨而詞說纏繞宜其無以服陸氏也要之周子之於太極亦就陰陽之未分者言所謂無極亦謂無有窮極非謂其無形也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又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

仁字說

黃久菴尙書縮以議大禮得用其初雖以世蔭然極辨

學海類編
博在南都日子嘗見其說仁字謂仁從人從二古上仁字人者謂上等人也愚謂審然則仁爲絕德矣然亦可見黃之辨也仁字義錄如左

仁而鄰切心之德炁之理從人從二元之轉注蓋元從二從人仁則從人從二在天爲元在人爲仁或從二象人與天地竝立之形二者上天下地人之仁者德配天地竝立而爲三才愚謂天地之德在人曰仁爲舊說一聲悞古作忝或曰從千聲愚謂從人從心從一一指人心之理爲意亦作忝從一一從心一一指天地以心

同天地爲意愚謂此卽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

忠賢奇祕

梁田玉定海人仕至郎中革除時與葉侍郎俱禿髮逃禪以自誨

贊曰行儒名釋知我緊誰知同漆身義比采薇幽潛卒世韜爾猷爲至寶淪沒久而用輝

郭良不知何許人與梁中節俱棄官爲道士贊曰駕言導引嘯傲林皋用以自默就此龍韜弋我虞

日重明麗霄顏波莫挽仰天以號白霓晝見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革除之變
相率去爲舟工後皆死於水

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殷與之俱激姦諛過
此甯不惕息

松陽王生詔遊治平寺玩具譯之藏忽聞絕頂有聲搜
得一蠹札備載革除時出亡臣僚二十人者之事蹟詔
異之以其祕久而發之奇也類爲序贊題曰忠賢奇祕
遠寄一編以示予詔素有志節慎許可者其言誠不誣

也

縉雲鄭禧宗慶倅安慶予以使至索其書觀之有所謂
羣忠事略者蓋紀靖難時死事諸賢然其姓名世有知
者矣獨錄此云

溼潤

常濱何侯社莅郡有萬參政廷彩者欲加賦吾嘉興什

之一其名以溼潤嘉興賦六十萬餘其溼潤亦六萬餘
而溼潤例謂自湖州先是湖守劉公天和嘗病取民之
濫也欲爲畫一令於平米外輸十一繼守刻核吏也謂

是已在官悉令正支萬公者亦刻核吏也嘉善謂嘉湖一也則必有溼潤於是白撫巡欲如湖例坐加以額外之徵如前數庸代浙東郡災傷之輸若運艘渡江之費檄下侯曰惡何言嘉興固無溼潤非湖比也乃自治文書陳不可狀萬公怒以爲抗己督責愈嚴閒以言侵侯侯弗爲意也因又陳之御史爰達撫臺咸如議報罷嗚呼微侯深慮定力幾一移矣往日江南諸郡之有耗米也初亦其權宜耳數十年來賦至倍蓰初意遂失文襄周公之畫識者不能無追咎焉然則侯之利吾民者斯

豈朝夕哉侯於利害興革未嘗有所輕議而潛運默成吾民受其賜而不知者多矣非直以清白也

匡廬勒石

予嘗過彭蠡登匡廬之山見新建伯陽明王公銘功之勒蓋在開先寺李渤讀書臺後鑿厓而磨之其右故有勒則涪翁六佛偈也陽明文極恢張末嘉靖我邦國時正德己卯今上猶潛藩服後二年入繼改元卒符嘉靖之語公亦天人矣哉

阜隸銀

水東日記載吾嘉平湖沈公琮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
 事典阜隸銀沈謂典阜久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
 兩人焉尙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輓是已比予承乏是
 司郎中先是阜隸工食銀於正數外必有贈耗率什之
 一不足則責解戶增補傾煎其撥送九卿堂上官耗數
 輒又增加科道而下遞減小官或無耗蓋餘耗扣留以
 備不時之需事殊猥雜義更不正浚川王公為司馬時
 常議革予為申明之遇阜隸解至即以原封分撥不復
 收耗及責解戶傾補尙書紫巖劉公龍猶有難色惟侍

郎峩峰潘公珍是其議遂贊予行之然動見拂逆吏人
 至有遭詬詈者雖予鄉人猶不予嗛利之能溺人也豈
 今視沈公時益下求如魏公軒公者固又不可得矣若
 潘公者亦可謂豪傑士哉公後以論阻交南兵役罷歸
 其風節槩可見云

歲差

元授時歷 國朝用之其法仍有未合以歲差之難定
 也嘗見鄭少谷先生善夫奉改歷元事宜疏欲隨時考
 驗以求合天者其論亦卓矣其略曰歲差之法自晉虞

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
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
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
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十數年至元授時歷似爲精密
矣卽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
不合天道豈易言哉其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
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
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
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

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
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
一畫前後爲朏朧只在一畫之間故自古無有真知要
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
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
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日爲月體所掩而食
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
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
如北方食旣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旣北方才半虧是故

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嘉靖九年八月朔日食歷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歷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于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朧朧皆不合原筭矣

建炎敕

予家蓄有敕文一紙蓋宋御史陸文靖公銑安撫兩河時所受書以淡墨可二寸許筆勢飛逸紙亦堅潤後題

建炎元年七月十八日璽識分明意思陵手筆也按宋史靖康二年五月康王構卽位于南京改元建炎是年六月李綱以召至行在時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上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夫兩河爲陛下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願因赦令廣示德意帝從之乃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秋七月以王燮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文靖被命常在此時今觀敕中蓋有憂民之言欲文靖以便宜安撫然宗李諸臣之議已不勝汪黃之姦兩河重地未幾盡

以委虜而中原遂不可爲矣文靖此時計雖欲經營宣
力復有不能而此敕爲虛文也數百年後觀者猶爲扼
腕嗚呼惜哉

時務策

國朝廷試一甲三名讀卷官先日圈點於文華殿進讀
餘以次填榜未必經 御覽也 御批自永樂中曾棨
後亦鮮見乙未進呈凡十二卷 上一一詳覽一甲俱
御批益以敕諭并十二策錄之前此未有也豐城人
李璣對策切直讀卷官不忍舍然竟不敢置前以尾卷

備數 上擢置二甲首曰是卷似讜言以時務故朕取
之然則 上之樂聞切直獎拔草茅真帝王至公無我
之心而非常情俗慮之能窺矣有君如此而不能將順
焉得非臣下之責也制題以創守爲問李策不能盡載
大略以帝王之於天下其創之也以仁其守之也亦以
仁而仁之爲道四曰公儉寬敏廣大而博之謂公節制
而當之謂儉宏裕而容之謂寬奮勵而勇之謂敏公則
澤周儉則利溢寬則恩流敏則效著四者合而成仁
陛下愛民之心雖不必衰而弊端之在天下或已漸形

而不可不爲之所其大且急者曰藩封之祿未理工作之興太濫刑罰失平軍伍不充四弊不去臣不敢欺陛下以爲果無所歉于仁藩封則以支派日盛而祿不同祿不同賦日增而賦復有限其勢必至于病民而儉親欲制其妾御之數諸不在五服限者聽其明經應舉錄之以官而又限之以位若藩親不使內補者然謂非惟祿可少殺亦誘之向善之一機枯工作則以今西北之民飢餓展轉而東南困于征斂且告竭矣夫民之財可竭而不可繼也陛下曾不是念大內之役前後相

仍程督之使冠蓋相望于道路近自畿甸遠而窮鄉下邑日擾擾焉奉行明詔之不暇夫事係重要固有不
可已者然于其閒亦豈無可已者乎臣恐太倉之儲無幾矣萬一他變突起復何以應之國貧不得不取諸民民貧不得不入于盜今陛下之民將入于盜矣奈何其不節費以裕民刑罰則以刑之輕者笞掠重者編伍其尤重者抵死裸體笞掠爲辱已極仁人之所深隱况編伍乎抵死乎此而不審甚非所以體天愛人今天下姦吏納賄恣意出入以傷和氣不暇計至往者諸臣言

事失當上干天怒逐而放之而重論之誠是矣然原厥
初心亦欲忠于爲國今舉事一不當而竟棄不復遂使
悔過無門是非先王欽恤之道軍伍則以在京之兵七
十餘衛分爲三營正統閒復有十二營之設凡此皆爲
強本計邇則勢豪選其強壯以充私役或又假空名以
籠利而日以應點者皆老弱力不足以負甲者至其番
上之兵則財盡于剝削力盡于役煩故地有警非邊卒
所可平以此示遠不知其可若夫邊鎮之弊常推其故
平居無事拊循非人芻糧不時朝廷實惠半歸奸猾之

筐篋及其乘機自奮而取一級之勞則豪右呵遣奪去
從而掠之爲己有夫兵者將欲奪其死力者也欲其力
之足以死不先得其心而內兵又不足以鎮壓之宜其
辟譟而屢爲變矣兵不戢而又何惑于夷之肆也哉故
欲攘夷必自戢邊兵始欲戢邊兵必自強本始願大釐
此弊簡能卒以歸農慎清理以剔奸時拊循以昭恩嚴
紀綱以肅度而又屯閒田通鹽法以足餉庶幾仁之可
廣終之以正聖學開言路謂學而習其文藝也易學而
體諸身心也難無所忤而用言也易有所忤而用言也

難臣嘗讀書見舜之聖重華協帝無所虞于敗度者禹
且以無怠無荒戒之而禹之不自滿假亦非拒人自賢
者明矣翁受敷施皋陶之所以勸禹者諄如也臣子愛
君無已之心類如此臣願 陛下究理亂之原察是非
之極密慎獨之功全躬行之實而文藝之末則姑以後
焉可也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容峻激之辭大姑納
之量而言有不適于用者亦姑勿究焉可也正學以端
其本用言以虛其受合人已以成其德焉則神智日益
精明聞見日益充拓天下事將惟吾所建而仁且底於

如天之盛矣于以去目前四弊何有哉是策出入經傳
數千言明白剴切洞達治體愛深思遠實賈誼陸贄蘇
軾諸人之風且流出肺腑不爲剿說雷同近科如此絕
少第二名蜀人趙真吉其文亦甚爾雅閒類西漢一甲
似俱不及

黃鍾

古法黃鍾律長九寸近有爲書名律呂元聲謂黃鍾君
象律最短得數最少其聲極清其說固未之前聞也又
有爲興樂要論以辨之者然不必辨也

記夢詩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日夕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姦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後爲詩以記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甯有數千載之下尙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山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

下烟霧自言姓郭名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姦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夤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猶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事事能書紳開窗試抽晉史閱中閒事跡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筮戒敦實氣沮

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
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龔勝
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
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沈淪
右詩陽明王公記夢別有郭景純夢中示詩一篇欲公
爲之表揚其然耶抑其心思之感偶自及耶錄以俟良
史辨焉

九邊圖論

趙充國謂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然聞廟筭之

勝而形便虛實則又烏可以不先知此聚米爲山谷而
虜在目中得非俊傑務也同年許職方論九邊圖論一
時盛傳未幾再轉巡撫順天實司北鑰旋復謝病行事
無聞焉故言官謂有著論數篇畫圖數本已竊時名蓋
指許也然其論有不可廢者如遼東則欲先事申嚴防
守謂三岔河舊城委虜東西限隔守望勞費今欲截取
復有啓豐邊方之慮而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
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繹騷增臺軍之月給教居民
儲蓄專任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薊州則謂黃花鎮京

師後門今極單弱宜更增戍關外閒田或又可募爲兵
溯河川虜衝須塞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
建石墩數十令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建昌營去燕
河太平不遠添設遊擊爲贅員且掣肘謂當重其事權
總兵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
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砦併入建昌庶體統正
而緩急有濟宣府則欲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幕軍重浮
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畱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
虜騎踏馳調兵防守蓋自不能欲添河沿之堡屯常戍

之兵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招來商旅期以填實此地
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末論重巡撫將臣二事皆鑿鑿
有見使得其意而潤澤之而又舉行以實焉未必其無
効也圖亦甚悉若封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城堠
疏密一覽而知蓋其從先襄毅公進在邊郵幼則習聞
朝思夕計非一日矣

六書精蘊

太常卿莊渠魏公校嘗著六書精蘊蓋因古文以是正

小篆之譌又參以大篆及擇于小篆之可者以補古文

之闕亦一奇書也徐豐厓謂其出己見強釋而不通者多復摘其所釋字爲辨予斯不能折衷夫伏羲八卦實萬世文字之祖也外此蒼頡古文深遠矣自李斯作小篆而古文之義微程邈諸人又易以隸書而其義愈失書學不講世有述者然皆逐流忘源于斯書不敢復議遂使得以雄視百代顧彼凶穢之餘昭昭若欲與六籍俱存而不知其實繁亂而非有取資也是書乃始反于斯一以古文爲正刊落枝葉直探本根卽不敢謂盡還倉史之舊而其理復可推求矣惜乎未以上請更求海

內工書之士使集長棄短修正諸經籍以見 國家同文之化也

寶制

國家寶璽之制詳見大明會典南冢宰龍潮張公治尙寶司題名記亦具載之悉錄以備考

尙寶司掌寶璽牌符之事 國初建符璽郎後改曰尙寶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司丞三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蔭補丞者無常員列署在右掖之內

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
之
凡詔若赦則用皇帝之寶
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
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
冊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
敕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
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
封外夷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

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

曰誥則用制誥之寶

曰敕則用敕命之寶

敷獎臣工則用廣運之寶

敕諭來朝官則用敬天勤民之寶

凡寶之用必請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若視學

籍田勲衛扈從及公侯駙馬都督日直衛錦衣當直則

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爲

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令牌虎賁巡城則

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虎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勲臣以勲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廟及執事人亦給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檢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數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則人各以騎從寶行

終

寒夜錄卷上

新建陳宏緒士業著

凡著書立言而計較於傳與不傳者政與患得患失之心無異古之作者不得已而有言要以暢其胷之所存耳若必擬議何等乃傳便已增卻無限躲避無限逢迎未見伸紙舐毫之爲樂也

嚴滄浪云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子謂文章亦然退之平淮西碑豈可以字句求耶混沌二字摹寫古詩氣象甚是平淮西碑亦只是

朴穆然亦須此等題目入手未可強爲

文章要作便不佳太史公叙灌夫使酒罵坐魏文帝典論自叙韓退之祭十二郎文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直是一混寫來何曾有意

文愈短愈要曲折所謂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一寸之直也敖子發古文短篇最宜涵泳

篇法有預先提出而精神踊躍者有數轉仍藏而氣勢曲折盡妙者有實事從虛境出者有閃躲于此而點現于彼者堪輿家一言以蔽之曰要乘生氣爲道學

文應作六經語不當涉語錄氣爲釋氏文應作佛菩薩語不當涉禪和氣

全子棲每爲文輒入自課菴一文必三草十年悟其淺近盡付之火生平凡三焚文集今子棲之文竟無一篇傳世者然卽此數語作者苦心便已揭示千載彼祝融氏之烈焰政子棲之金石也

黃魯直詩云春來詩思何所似入節灘頭上水船歐陽公云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上灘船與逆風舟自是兩種文章應著氣力處也須嘔心血

指一番若但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勢必至于拖沓

作手正要癡黠相生無癡處亦不足見文心之巧語極盡而味有餘方是文家至境

鄒道鄉先生謂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山林氣卽醇古之氣也予極喜琴銘四語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嵯嶢能存此段氣象便是羲皇以上之人便是墳典邱索之著作

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爲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知

二十六篇之目爲何元儒程黻南有韓文鈔止取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爲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送王秀才溫處士楊少尹盛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亭記孔子廟碑獲麟解祭鱷魚文也此外雖退之極有關繫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尚書書皆在所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閒上人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去而反有取于盛山詩序燕喜亭記足以驗此君之謬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佳選其

謂昌黎先生歿歷二百餘年而歐陽永叔始知之然永叔嘗論先生二鳥賦矣其曰光榮而飽則不復云彼爲御史爲侍郎非光榮而飽之日乎天旱人饑之狀佛骨之表抵觸君臣之所大忌烏在其不復云也信如永叔之論未可謂盡知先生也數語亦是確論偶閱客星紀略有朱晦翁題跋云釣臺故有范公記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大抵山川佳勝處自應有一篇恰好文字若已被前人作去後來便當放過吾郡

滕王閣惟昌黎一記獨絕然畢竟未曾親至其地此等猶可措手若石鐘山豐樂亭岳陽樓亦復紛紛塗抹便爲不度德量力之甚矣但書作新歲月子我真可爲千古師法也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此董元宰獨悟之語也文章亦然尙書禮記至矣若管韓荀莊諸書氣勢回而皆不從一邊生去後無人此猛力但能免起鵲落已是第一好手

王元美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泉源霈然莫禦
戴忠甫嘗與龔沔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忠甫曰其惟
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沈起伏
頓挫誰非聲者能于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
于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
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于錙銖定去留于毫
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
板未可任意誦去沔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忠甫又
云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亦

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楊子雲抱弱翰齋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撰方
言十三卷其後王孝孫有河洛語音之作實倣子雲
方言爲之但止于中土稱謂而已國朝幅員遼廓四
方語音不同恨無好事如子雲者懷鉛握槧以從事
于其閒但此書決非一人之力可竟須勅州縣令長
凡各屬志書俱補入方言一款悉著土音之互異者
此書旣成一以便官府之聽斷一以佐文字之稽考
一以備關津之譏察所繫政非尠小近日惟劉心琴

太倉州志風俗條內另載方言然亦略而不詳他處則竟未聞有此矣

古今奇人奇書湮沒散軼者不可勝紀而釋老之徒尤甚嘗欲作二氏文苑志如比邱曇謨鳩摩羅什葛穉川陶貞白者人立一傳擇其佳文附之又嘉興楞嚴寺刻有漢本大藏于此方撰述較五千四十八卷頗有增廣予意欲更加搜補另爲藏外撰述一書未知此願得遂否也

科舉之法行之逾久而應舉者荒疏逾甚因憶昔人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語彼時之爲諸生者較今懸絕乃尔夫文選之不能頓造于爛雖老師宿學難之爛矣而僅得秀才之半其所謂全者又屬何等耶

歸震川先生云魏莊渠嘗爲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

孟之反不伐反者仄字之誤按春秋齊與魯戰孟之反後入以爲殿竝無之反之名又爲長者折枝折枝者按摩之謂也劉峻廣絕交論有折枝舐痔之語枝卽

學海類編卷之六
六
計述
肢字非草木之枝此閩友蔡价臣之說价臣名藩貧而力學所著贅言予嘗爲之作序

价臣又云託孤寄命言託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之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卽孟子所謂效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晉史閻纘上疏理愍懷太子冤內引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而臨大節不可奪亦以二句相屬朱註以託孤寄命爲才臨大節爲節殊屬牽強

狂簡斐然成章自是三種人簡卽狷者斐然成章通指

言語政事文學諸賢僅以一狂槩聖門似非定論新安朱楓山先生云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閒了卻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

周恭肅潛心學易所著日記論卦爻變例最確其釋豫卦云本義以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眾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諸卦爻爲例不同每如此且文王之易與周公孔

子之易有共貫而發一義者有旁通而備眾理者政未可膠柱鼓瑟以求合耳

偶與但直生宗皋論放利多怨之旨直生曰外人之怨猶可避也至于自家怨則無處可逃矣予甚擊節其語蓋放利之人畢竟心中怨恨居多所謂小人長戚戚也

國初名儒劉商卿者諱夏字迪簡深于易學所著大業圖惜已亡矢僅存讀易訣一篇其言曰庖犧氏之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爲象六十四卦名

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在昔夏商以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讀易只緣羲皇所制象因羲皇所命名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置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制象命名之學一時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無復畱滯矣無奈古今註易之士凡千百家絕不曾以伏羲之易自爲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衣失其領網失其綱是教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按陳

希夷先生云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卦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與商卿此論正相發明實觀玩之要旨也

董蘿石年六十有八慨然北面陽明先生語悉陽明記中近從吳觀察秋圃處得其遺詩一帙孤高秀逸足稱其人七言律尤佳如一江明月看山過小亭魚影弄青天空山無人石欲語皆咄咄驚人而咏豆芽云

蕪萋亭後得褰封金甲銀鈎奪化工瀘盡宿泉冰有骨種成深盜土無功秋涵素質瓊絲脰水泛殘衣黛粒空野藪紛紛登俎豆憑誰爲薦玉玲瓏如此棘手題大見工力蘿石學問未知究竟何似政當以詩雄視諸子耳

吟咏景物固是傳我之意須知使事亦是寓意所謂借

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也要使顛倒由我譬如

戲場中戈鋌若在出色優狐

元人謂裝外者爲狐

手中定要另

文生一番光彩

友人卓珂月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矣
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鉸絲之類爲我明一絕
耳卓名人月杭州人

予友清江楊机部平湖趙退之俱爲吟壇推重而尤長
于五言近體机部贈予有柔木誤冰山之句退之亦
云癡魚侮釣絲二詩皆有爲而發冷眼婆心直欲喚
醒沈夢

予邑宗子文忠節大類謝疊山所著有玉溪集予從其
後裔鞏垣處借觀蓋元刻也讀杜遺興云淵明詩頗

恨枯槁子美嘆之非達道草堂集中多道貧淵明若
見應回笑山光潭影照青瑤二公心只二公知若逢
癡漢休言夢不是詩人莫看詩此作非子文得意句
然道陶杜兩公心事則已欣然莫逆于千載矣

東坡謫儋耳前後和陶詩凡百數十篇子由爲之引詩
集中三十一卷皆追和淵明之作也陸務觀序梅聖
俞別集云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
先生二家詩而已是東坡又有和梅之作今已散逸
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宣城令姜奇方刻宛陵

集竟遺渭南之序益嘆古人著述不幸而湮滅若此類者蓋不可勝數也

文衡山先生停雲館聞者以爲清閼及見不甚寬廠衡山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書上起東造耳大司空劉南垣公麟晚歲寓長興萬山中好樓居貧不能建衡山爲繪層樓圖置公像于其上名曰神樓公欣然拜而納之自題神樓詩有從此不復下得酒歌明聖問余何所得樓中有真性之句嘗觀吳越巨室別館巍樓櫺比精好者何限卒皆歸于銷

銷滅而兩公以圖書歌詠之幻常存其蹟于天壤土亦務爲其可傳者而已

今之仕宦罷歸者或陶情于聲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學仙譚禪或求田問舍總之爲排遣不平然不若讀書訓子之爲得也

只此一天韃鞬曰騰吉里回回曰阿思媽恩女直曰阿卜哈以西番曰難百夷曰法緬甸曰某高昌曰騰克梁力推之重譯不到之處億萬國土便有億萬稱號彼蒼蒼者亦豈能別其孰爲名當孰爲名不當哉語言

學海類編
文字何處可容執著

梁次公嘗著壽夭說曰人生百年乃是大限過此與深山老藤怪石何異多亦無爲也只要百年之中不夭乃爲壽耳何爲百年之中不夭比如人在午時便當作午時活人若作一過去想則是巳時矣午時之身不夭乎若作一未來想則是未時矣午時之身不又夭乎若是真正長生者只須逐時活去在巳則爲巳之活人不夭于巳也在未則爲未之活人不夭于未也不把眼前日子反擲向空中去乃所謂壽乃所謂

不夭

禮樂干戈俱屬搶攘推此而洙泗杏壇三千縫掖亦覺多事總不如春風沂水童冠幾人安閒自在喟然一嘆掃卻多少喧囂萬茂先曰要知勞心勞力自有春風沂水只在胸中邱壑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

葉文莊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李文節公廷機云禪祇是割得斷堯舜不以天下與子
周公爲王室誅其兄皆禪也又云禪卽聖人所謂剛
也士大夫處是非恩怨之地能得些禪意將胸中葛
藤一切割斷良爲爽脫若不得其意口談何用公談
禪學最爲切實與說龍肉而不能飽人者迥異

樵李支大倫曰大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
入史局須手硬值膚受之愬須心硬聽浸潤之譖須
耳硬

吳邑徐元美言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教汝白

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作得狀元亦自枉
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
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駸放肆可錄逐日言行
寄我汝白嘆曰吾終身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
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錄
其所爲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懼激厲爲學
卒爲善士此父固不必言此老家人亦豈非所謂濟
以上人耶

羅景綸評昭君詞擊節樂天一絕以爲高出眾作之上

予獨有取于儲光羲含蓄無盡頃又得淳熙閒鄭虞
任昭君曲讀之至結語云但願夕烽長不驚甘泉妾
身勝在君王前道昭君意中事似又不減于長慶矣
莫尙書少虛困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使其向
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以手揜鼻遂有省黃龍寺
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
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
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
山谷乃服但能觸處領略鼻穢馨香都不礙此鼻尖

頭也

歐陽公云予曾作憎蠅賦傳之于世蠅可憎矣猶不堪
蚊子自遠嚶喝來咬人也友人余君士瑞在長安有
題壁句云藤棍荆條滿街喝豈無人道不中聽予笑
語余云不中聽何妨只莫咬人便休

李文節公攝南王部竹頭木屑事事畱意有縉紳見之
曰翰林公亦肯親俗事乎公曰有俗人無俗事天下
國家事何言俗也如文節真可謂不俗者彼以詞林
沾沾厭薄一切殊覺俗氣愈甚

馮元成云史稱韋蘇州所至掃地焚香而超然高潔余平日閒居亦與蘇州同好嘗謂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上海浦小癡名澤字學著名一時生平喜睡不亭午不巾櫛里中呼爲晏眠人此可謂得黑牯三昧者予自晉州城守目不交睫廿餘日後遂習爲固然每過四更輒展轉不能安枕初甚苦之偶讀宋儒鄭景望雜著中有一則欣然錄出醒時輒諷誦數徧未幾安寢如常景望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閒胸中既無纖

毫頗覺心志和悅神字凝靜有不能名言者時聞鼠齧唧唧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閒亦爲囁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

予嘗作舒城山寨記已略言立寨之利害矣然尙未極其流弊之所底也胡澹庵有與吉守李寶書紀一時事變頗稱痛切倘兵戈不止將來必有不幸如胡公所言者謹錄出之以備當局鑑採書云數年來盜賊四起甚者至殺令破縣其弊正起于山民之寨寨不

平寇不可止何則吉與虔爲接鄰吉之寇大抵悉自
虔而起然虔人非倚山寨爲之囊橐其勢不爲寇今
吾州凡八邑止安成不與虔接壤七邑皆虔地與國
羣兇往來之時而山寨又羣兇嘯聚之衝無一邑不
下數十寨一寨不下數百人甚者至千人以上戈甲
稱是一鄉之穀粟盡轄于寨魁之手一鄉之惡少盡
束于寨魁之權州縣之刻木盡餽于寨魁之賂有一
小忿則羣兇相捉環視而起名爲復仇其漸遂至剽
掠又其漸遂爲羣盜官租公賦連年不輸小有追捕

則據寨恃險敢與州縣抗衡有司不平閒遣官軍討
伐而刻木得餌先爲之耳目矣孔子曰家不藏甲邑
無百雉之城故春秋書墮邱墮費防此禍也夫邑且
不可爲百雉之城而山之豪乃至雉堞凌空戈挺轄
雲尙謂國有法乎

雲尚豈因百...
 不可...
 無百...
 外...
 四...

寒夜錄卷中

新建陳宏緒士業著

張獻忠用兵最狡常以少勝多破舒城時實叛將孔廷
 訓句之陷城獻忠犒賞各頭目已畢旋引廷訓數之
 曰爾不忠于朝廷焉能忠于我立斬之階下時原任
 太僕卿濮中玉亦投降數日見廷訓被殺股栗無措
 獻忠曰汝鄉紳吾不斬汝遂授偽禮部尚書中玉舞
 蹈謝恩畱其營中四閱月乃還初中玉以請托不遂
 下石于予或傳其城陷死難予擬為草揭請卹不意

喪心辱國乃如此此事舒人目擊甚確而諸生孫秋我亦被賊擄述其顛末尤詳孫云濮既投偽禮部餘戶兵工三部各有偽官惟吏刑則獻忠自領之不欲以爵人刑人之柄畀之他賊也又偽中軍來姓者號來達子最爲獻忠親信其陷合肥諸屬惟來達子晝夜密謀諸營皆不與聞云

王遵巖問龍溪先師陽明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龍溪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晏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設

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一點元氣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龍溪數語不特養生至論亦是安禪要訣

崑山顧夢川性嗜飲每客至相與揚搯古今輒樽疊雲瀉或謂夢川曰人可干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于公何如夢川曰夫醉者非飲也人但不可一日不

飲一日不飲如春之花秋之月冬之雪聖人之書何
客曰夫然則夏何取焉夢川遽曰盛夏不飲則耳後
之風其何從生客大笑夢川字禹祥張元長爲之作
傳

賄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變黃黃變白之謠蓋前
此以黃鏐代白鏐取其易于挾持近又以美珠代精
金其挾持尤易而人不覺也曾見餽遺名刺書經稟
幾冊者卽黃金幾兩而詭托刻文朱仲晦疏云今之
在位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今直以金珠爲

詩文又一變局矣

崇禎辛巳元日大雪至十四十五日雪勢尤甚城內外
合抱之木俱被損折連日陰霧凝結天雨木冰飛鳥
絕跡是歲親藩被難者 福 襄 唐三王宰相則
薛觀國楊嗣昌一死于法一死于軍前尙書侍郎則
呂維祺傅宗龍死寇鄭崇儉死獄巡撫而下又不可
勝紀矣劉向日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
象也應在此人將有害以是歲驗之益信木冰一稱
木介介又甲兵之象

紹興庚辰正月四日自虹縣至青陽驛雪雹大作木介
彌望海陵周麟之作詩云雨木冰貫珠絡玉千葩明
橫鞭一拂桑條動寶釵墮地聲鏗錡昨日登車天地
黑怪雨盲風起東北俄然散雹飛亂糞流淖滿途深
沒膝前車折軸不得行後車脫輻泥翻輓曉來廓氛
天宇清萬象奪日何晶熒凜如介士執矛戟四野列
陣霜雪凝汴河堤上民驚詫問是何祥木冰稼生平
有眼未曾看舊說惟聞達官怕車中嘯嘯齊魯生嘗
學五傳窺遺經因言前哲論災異占曰庶人皆執兵

只應此地干戈起草木如人兩相倚莫憂蕃馬飲泗
水盡道明年佛狸死至辛巳金主亮大舉入寇虞允
文敗之于采石亮趨揚州金兵亂弑其主亮焚之北
還海陵末句遂成詩讖然則雨冰之變其應不獨在
達官矣

唐州多曠土熙甯中詔募民菑墾治廢陂復召信臣杜
詩之迹眾憚其役之煩難莫敢舉王逢原夫人吳氏
方寡居因其兄田于陂旁慨然謂眾曰吾非徒自謀
陂興實一州之利當如是作如是成乃闢污萊均灌

漑身任其勞築環隄以瀦水疏斗門以洩水未幾壤
化膏腴一方利賴夫人歲入亦累鉅萬悉捐以賑窮
乏周疾苦闔州甚德之爭訟不詣有司悉就夫人聽
決州以其事上聞詔賜絹一千疋米一千石近代吳
長卿傳奇女子如高涼洗夫人甯化晏氏並有功德
于時卓犖可紀惜未有以夫人之事告之予家藏逢
原廣陵集得王雲所撰夫人墓碣因爲表彰逢原名
令王介甫愛其文章節行而推爲天民者也

彭淵材嘗從郭太尉游園自詫曾傳禁蛇呪試無不驗
俄園中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
來奔淵材反走流汗冠巾盡脫曰此太尉宅神不可
禁也近時將帥兵法大率皆淵材蛇呪耳友人楊机
部贊畫盧公軍前遇各營來請馬者楊笑曰逸足無
幾不能應君反走之需其人赧顏而退

崇禎壬午三月有自北來者傳新政數事快殊人心而
戒廠衛起廢逸尤爲卓犖然邪正倚伏之關政于此
時當爲深慮林見素寄陽明先生書云言路開矣高
取難煩取厭則開者恐塞幸門塞矣短取媒隙取伺

則塞且開有味乎其言之也

近日流寇俱稱死賊各處塘報皆然其僭號稱王者章奏文移悉改王字爲枉或爲亡如所謂八大枉爭世枉左衿枉是也予按國初亦有此例江陰李翊云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蓋當時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

紹興唐琦本衛士建炎閒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入守之鄴方與琶入竝馬行琦從後持一大髻祝曰願天一擊殺兩賊髻中馬不殺被執

罵賊不絕口琶入謂曰汝欲何爲死曰我願以布裹灌油燒焚三日示媿降賊之臣卒焚之其意恐琶入追及高宗欲以緩其程也事聞詔爲立廟長簷街賜名旌忠明沈周爲作詩云一髻真如博浪鎚事機不偶亦空施降城未分身無用罵賊猶知舌可爲膏火願延三日死海天能信六龍馳長簷街上春秋祀李鄴媿應媿此祠琪事顛末載于碑刻者如此紹興志但據宋史書之至布裹灌油之事則未之及也琪以執爨下士而大節屹立乃爾國朝有金川門守卒

龔翊者崑山人值靖難兵入大哭遁去隱居教授宣德中周忱撫吳薦爲學官辭不就曰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翊雖不能如琪之轟烈亦庶幾逾于其儕偶多矣

蘇子瞻在海上時號鐵冠道人國初亦有鐵冠道人則臨川之張中也

近時奔競最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略爲諱忌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助餉無使縉紳專利者

按此風亦不始于今日胡忠簡何等人品偶讀澹菴集有與藍守師稷書云某復見鄉中小童郭洵直穎脫不羣淹貫九經諸子以應科目委得允當自非郡大尹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及此謹採之輿論仰溷高明伏乞台慈特賜收錄則忠簡亦嘗爲郡試緩頰矣然忠簡生平仗忠信以感人所謂穎脫淹貫定非虛語此札實爲憐才而作非時輩之所可借口也歷法莫如近日疏忒徐元扈相國李性參勲卿屢經推驗竟成聚訟只以崇禎己巳日食一端言之據大統

推筭食三分二十四秒初虧已正三刻食甚午初三刻復圓午正三刻據回回歷推筭食五分五十二秒初虧午初三刻食甚午正三刻復圓未初三刻用新法推筭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府六分有奇杭州府六分三十秒有奇廣州府九分有奇瓊州府食既大甯開平等處不食初虧已正三刻食甚午初二刻復圓午初四刻三家互相牴牾如此然至期參考分數則順天府果止二分有奇新法實與元象脗合蓋其說創始于利瑪竇而湯若望羅雅谷輩繼之皆歐

邏巴博物洽聞之士其步筭較回回更密似非諸家之所可及也

金山絕頂有留雲亭江光海色蕩搖四面記往歲登日觀峰東望島嶼西眺河源誦太白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閒之句不知其下濛濛者爲何等處也今日搔首此閒又是百年一快留雲亭舊額久已廢去今爲俗子改作凌霄閣矣

淳安縣有小金山元鄭師山稱其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奇金山所無有也予未至淳安不

知茲山較頭院洞妙高臺諸勝境果何如然師山自
云東遊京口念欲一躋其巔酌中冷泉以適生平樂
事竟坐他事不果去是鄭君尙未夢見金山面目何
得輕置軒輊唐突西子

莊子云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丹鉛錄云禹貢導九江
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泐地志卽古之東陵盜跖
死于東陵蓋據波憑濤以濟其奸兇其地至今猶爲
盜巢云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愚按莊子
盜跖篇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似非巴陵升庵應悞

秋水宜晴晴則澹蕩然惟鄱湖浩淼其澹蕩之致乃與
晴光俱無盡際非他水之可同也佳絕尤在夕陽澹
者愈澹蕩者愈蕩倚窗而睇左右諸山恬漠自如暄
萋竝見雖復匡廬之高大亦若融其體勢但以恍惚
氣韻醉人之日子友徐巨源作愛秋光賦殊勝文通
予亦欲賦鄱湖秋光非擁楫旬日低徊夷猶正恐筆
墨蹊徑未去當無奈此湖何耳

韋莊章江詩欲問旌陽舊風月一江紅樹亂猿哀俗本
作維揚殊誤莊又有南昌晚眺詩芳草綠遮仙尉宅

落霞紅襯賈人船亦自楚楚可誦吾郡山川經唐人
題詠者只曲江數篇與浣花集中此二律爲勝耳

徽雨連絲枕簟琴書俱爲溼霧薰蒸大覺肉體爲累忽
快風連晨不已如從熱海驟登雪山草木別有清香
生于爽氣之內晴久則不復存矣楊升菴據元奘西
域記謂熱海在葱嶺北隅證以岑參蒸沙沸浪之句
殊誤然參亦自詠炎方暑國耳不必定指此地

子閱文山傳如劉岳申胡廣所撰皆萎蕪不足動人淮
陰有龔開者字聖子嘗傳宋瑞事或以爲類司馬遷

惜無從索覽又癸辛雜識載聖子有呼保義宋江等
三十六贊序云宋江事見于街巷談語不足採著雖
有高人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壯
時慕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
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書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
陳制賦之計云宋江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
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
方臘以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予然後知江輩真有
聞于時者于是卽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存焉

學海類編
蓋其本撥矣將使一歸于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趣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旣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盜賊之聖以其守一至于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舜不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人之徒孰若跖與江也云云贊語文多茲不備錄按聖子乃宋末遺

老忠義激烈大類謝皋羽鄭所南其文章可見者止此近稗海所刻癸辛雜識此文悉遭刪去遂使殘珪斷璧蕩然無存亦搜奇之一恨也

劉敬山曰文章之妙在于變化故一字而用有雅俗如个字一也國語齊語曰鹿皮四个則俗史記貨殖傳曰竹竿萬个則雅矣一語而用有雅俗如諺曰敢怒而不敢言則俗杜牧阿房宮賦曰使人不敢言而敢怒則雅矣一字而用有工拙如土字一也揚子重黎篇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則拙邵子經世曰仲

尼以萬世為土則工矣一語而用有工拙如莊子天地內篇曰殆哉岌岌乎天下則拙孟子曰天下殆哉岌岌乎則工矣推此可以隨處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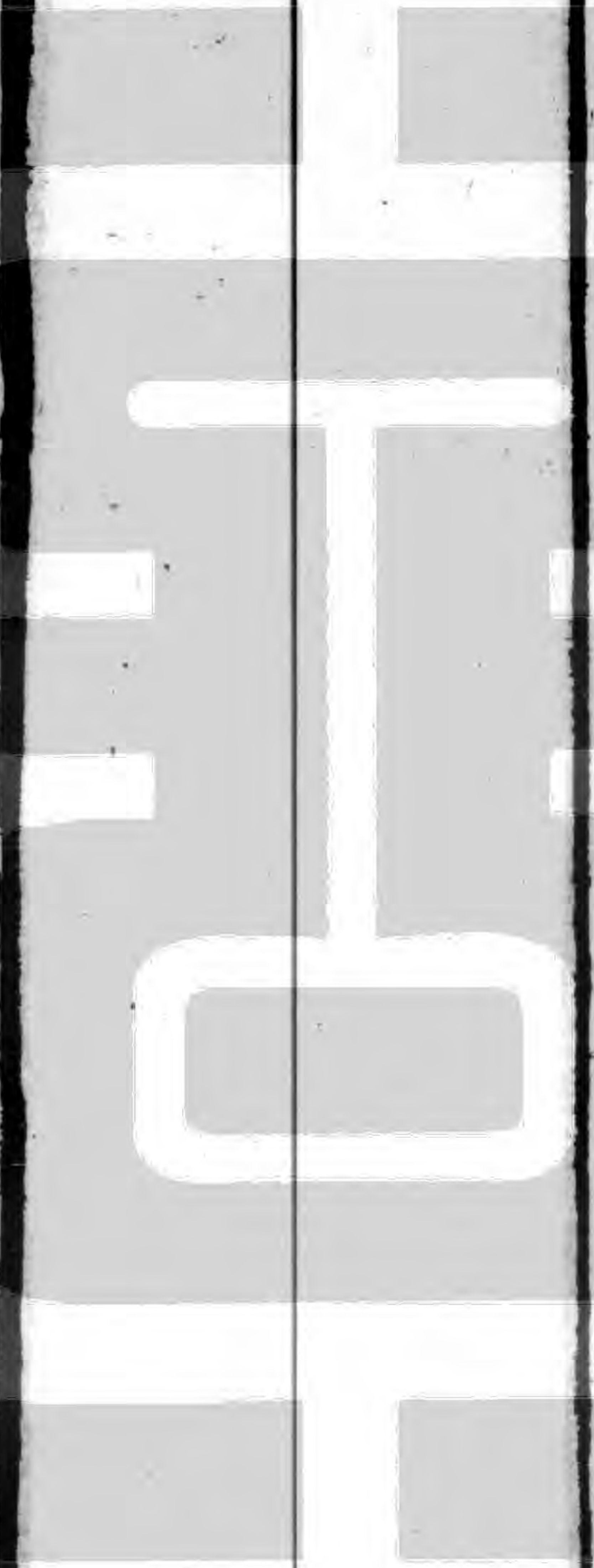
元伯顏等賀平宋表蓋孟祺之筆首聯云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又云忝司中閫直指偽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竝進曰偽都曰蠻夷恣桀犬之吠竟不問所謂華夷者安在千載而下猶足令人憤懣祺為宿州符離人亦是中原遺黎而忍心悖義乃爾耶

昭明選漢詩不取安世房中歌與郊祀十九首鼓吹諸曲殷璠選唐詩凡二十四人卻刪去老杜僧贊甯作僧史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乃不為雲門立傳人各有意見好樂政未可以常理測也唐之南京在荊州府宋之南京在歸德府今應天府亦稱南京然歸德在宋實曰應天何其與國朝巧合耶

靖難之變遜國諸死節家皆以黨籍株連其或幸免于覆巢之下者類變姓名自匿黃公子澄之後為田氏

卓公敬之後爲宋氏今卓氏已復原姓而太常遺裔猶冒田姓未改也

黃楚望先生言孔子非史官何以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筆削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于托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乃史官先稟命于君而後贊成其事者也又云三桓乃桓公文姜子孫而春秋書法于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之類其子孫見此豈有不怒然又



如此書所以難看竊意春秋之時雖王綱不振而史官直筆則世守其法不敢少紊如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又執簡以往晉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之類可見當時史官執法之嚴雖死不避則夫人姜氏之事孔子或因太史之舊而書之未可知也且天王至尊周人諡以幽厲其子孫亦不能廢公議改之况國君夫人哉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節皆子路之語世誤以爲孔

學海類編
子京山郝仲輿先生既已爲之辨矣若陽貨欲見孔子章謂孔子曰來兩段皆是記陽貨之言與孟子知不若與曰非然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同例觀下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便見蓋既曰可乎隨曰不可語意傲肆正與子與汝言句相應所謂小人而敢于狎大人者也

周海門先生云論語中如是知也是禮也是邱也三語如霹靂火眼眨不及是思路絕處其爲人也云爾則可謂云爾爾云爾哆哆和和形容不出是言語道

斷處

徐子卿論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絕不下註脚但云觀世音是聞文章照面周海門論舜爲天子章云孟子發大舜之心乃是雪裏芭蕉空中樓閣

大學誠意章曾子曰者李長卿先生以爲曾子有感于小人而形諸歎也與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一例非是平日之言

府志載 高皇帝以至正壬寅幸龍興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于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爲樂居民

學海類編卷之二
扶老挈幼縱觀燈火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放鹿事僅一語及之而已按孔邇雲蕉館紀談云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囿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瑟瑟珠爲纓絡掛于角上縷金爲花鞞羣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國初駕至南昌宴于滕王閣命儒臣韓詩放其所畜鹿于西山乃知僞漢有鹿囿在吾郡而放鹿之人姓名爲韓詩皆作者之所未考也

說部諸書如沈存中夢溪筆談洪容齋隨筆王伯厚困學紀聞博極載籍兼之辨析精當直是案頭三種大書非他稗官家之可擬也東坡志林景綸玉露經鋤堂雜志石林避暑錄隨意點染饒有風韻亦令讀者靡靡忘倦若岳珂之程史高似孫之緯略臃腫餽釘絕少生動真所謂詭符耳

修宋史者三十人知名之士惟歐陽元貢師秦余闕張翥范素五人而已空谷禪師乃謂揭傒斯之功獨多作宋史似傒斯之功獨多宋史竟不列名于首不知何說考文安公本傳傒斯在館止成遼史有旨仍督

早成金宋二史俟斯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
或以其未成書遂略之耳文安尙有太平政要策惜
不得見也

吉水解觀我先生名觀一名伯中早邃于易諸子百家
無不該貫屢舉不第至正中嘗私修宋遼金三史朝
廷得其書悉採用之今江右不知有此君不但海內
無聞爲之一歎

王龍舒淨土文解時習之義云若學寬大則于褊隘時
習之若學溫和則于忿怒時習之若學恭敬則于慢

傲時習之若學良善則于狼戾時習之若學辭讓則
于忿爭時習之若學勤敏則于懈怠時習之當其事
之時而習則不虛習矣其習必成成則自有可喜故
曰不亦說乎數語痛棒熱喝鴛鴦繡出且併金針暗
度矣儒家第一義乃于二氏之書發其奧旨亦禮失
而求之于野也

禪家如明教嵩如德洪覺範皆具廣長辯舌而國朝中
吳空谷和尚亦其流亞空谷作尙直尙理二篇一以
闢元一以闢儒如云三教之學乃至琴棋書畫百工

馬江類編卷中
言近
技藝俱必至于變化之地始得活潑之妙不然則在
死殺法裏論亦破的但論溫公程子排佛俱是晦庵
所造裁于三家則架虛強陷甚矣又謂晦庵將佛法
作儒法用欲歸功自己所以轉身排佛今後吾儕或
得悟道設使納交于他宗之子但以詩文交接慎勿
漏泄元機當用宋人爲戒所謂前車既覆後車易轍
孔子曰於予與改是夫苟有所見正應傾吐密藏互
相証質期于明道而止豈有反深加秘惜者設使真
能屈服晦庵亦自能止其排擊彼其排擊如此中亦

必有未安但患于論之未盡耳若詆晦庵用佛附儒
彼法中尤多援儒入墨道理止求至當而已何得橫
著私意以礙天海哉

兩年來讀書作文都無靜意只辛巳十月自吳門返棹
舟中更無他侶隨意取所購新書讀之欣然會意都
不在尋常詮解之中壬午七月廿七日將爲淮揚之
遊阻風章門六日戚友意謂扁舟已發無一過問者
因得以其餘暇科頭散帙佳想好句疊疊欲來憶昔
在濟上向岳石鐘假一舫題曰小憩處如子之飢寒

酬應擾擾窮年直賴一片水光帆影爲生平休息之地政恐石尤之不我助耳

吳彩鸞仙蹟在吾郡紫極宮今寫韻軒其遺趾也彩鸞不止日寫韻一部又寫佛本行經六十卷于導江縣迎祥寺予旣已詳之伯生記跋矣吉安志載唐天寶閒彩鸞曾遊安成福聖寺手植兩羅漢柏觀音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粘連處至今不斷絕彩鸞更有此一奇也傳稱彩鸞與文蕭遇在文宗太和末而法苑珠林則

寫于天寶年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歟

周萊峰嘗語王宏字曰吾于窮通得喪無復嬰情獨未能豁然于死生耳王曰學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據守然後可下城邑子未悟死生則且以生爲樂于窮通得喪能不嬰情哉萊峰甚服其言

近代名家諸集莫如序文爲盛獻壽賀遷報滿送別每事輒須一序而仕宦之吏課鄉會之試錄生童之刻橐山人墨客之遊記無一而不有簡端之弁語揚詡誇耀災及梨棗遂無虛日陳明卿云未有王唐時文

秦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可謂名言萬歷閒沈晴峰刻長水文鈔計序文多至二十八篇只此一集劖劂氏已不勝其勞攘矣

陳白陽人知其畫品入神不知其詩歌之妙彷彿淵明又大字逼米元章小字逼歐率更蓋藝苑之兼材也白陽聲稱既著一日巡撫江南陳公以刺邀見白陽曰王公不得召我况中丞乎擲刺于其地謁者以報陳怒甚益迫令見白陽穿破白衣直入轅門大笑陳公曰汝善繪可就此景作一圖否白陽筆墨亂淋少

頃雲山如覆蔽以茅屋屋下漁舟點點老翁持竿酣嘯岸傍一人以手招之漁翁作搖首狀大書五言絕句于其端且目中丞曰漁人我也岸傍人汝也中丞觀紙上神色飛舞語言豪軼亟下堂以賓禮見

予以五月登泰山日觀峰披重裘猶不免寒戰四鼓起候日出俄見霞彩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湧出晃漾激射方圓靡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爲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爲今日之日也新吳宋長庚嘗有此議後當有信之者日下白影一

綫勢若搖蕩居人曰此茫茫大海也

沈晴峰登岱記稱每歲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者數十萬夜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斛上下蟻旋鼎沸雷鳴僅得容足以上予來已後期不及見祈禳之盛然詢之廟祝云崇禎己巳以前每歲香客多至八十八萬少亦六十萬今不滿四十萬矣畿輔齊魯以迄中州江北苦虜苦寇半斃于鋒鏑半竄于荆莽何暇禱祀名山未知數年後又復何似聽之惕然

無字碑在嶽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神

主石或言其下有金簡玉書古今人莫測其意鍾伯敬曰無字碑秦所以疑萬世也一語已盡

手摩紅日登三觀袖拂黃埃看九州元王奕句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明趙鶴句泰山自謫仙少陵題詠後若兩君差可不愧登臨

或問慧海禪師修道何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何得爲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需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乃知日食夜眠政復未易受享東坡志林有措大言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那

知五濁世人誰是飽喫安寢者豈獨此一措大也哉
林貞肅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出
風掩卷而坐猶覺簌簌之在耳予謂考工記之梓人
列子之泰豆氏寫態摹神亦是化工肖物越絕論劍
揚子雲客難俱有蒙莊遺意但未盡酣適之妙耳

寒夜錄卷中

寒夜錄卷下

新建陳宏緒士業著

金華戚雄紀亡宋遺老有名者淮陰龔開南陽仇遠隆
山牟應龍紫陽方回永康胡長孺豫章戴表元錢塘
鄧牧心又謝翱方鳳吳思齊鄭所南林景曦皆有名
能詩若忠義可稱卓然不污左衽者則翱鳳吳鄭龔
林爲無愧耳諸公之外尙有劉須溪唐珏鄧光薦汪
水雲溫日觀雄未之及予欲取其大節奇偉如所南
皋羽輩者爲作南宋遺賢傳而苦於故老無傳海內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知交能出其笥藏以相助亦幽魂之一快也跂予望之

孫樵致歎史才之難以爲唐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然順宗實錄尙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子雲但作賦沈麗耳他文以淺易文艱深最不宜于史才不知樵何以與子長竝稱韓卽不能追步司馬亦未必不高楊雄數等也樵又謂凡稱爲良史者他人費千百言輒能數十字而盡及意窮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則已揭出子長之神髓矣

賢人君子持己接物多爲羣小之所憎妒憎妒不已而毀謗隨之又特顯爲毀謗已也往往假造篇章托之其人使後世無由辨雪如僞增楊子雲之書比王莽于周公是已吳康齋何等人品集中有忠國公石亨族譜跋而忌者乃以門下士署之陳白沙被召至京誣其潛作十詩媚太監梁芳得授檢討遂捏詩橐傳播周文襄一代名臣雖不必盡遵桀矐而豪氣自不可掩乃詆其進大士像于中官王振背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諸如此類出于憎妒之手無疑吁口不已

而手繼之胡其不畏鬼責耶

顧涇陽以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章爲齊人誇張之辭而托于大聖鄭端簡以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三句直當除去葉秉敬以予欲無言吾與回言終日畏聖人之言旨意相悖三君敢于非聖而不疑而端簡謂介甫譏春秋永叔毀繫辭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古本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爲不可曉何其不明于目睫之旨也

唐杜佑爲司徒嘗言致仕之後買小駒飽食之訖跨之

著粗布襴衫入市朝觀盤伶傀儡卽足矣後果如其言宋楊誠齋自秘書監退老南溪之上敞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吟咏于江風山月閒醉則以天地爲衾枕其高致如此國朝華亭陸文定公樹聲登第四十年在位不盈數載輒以病罷去里居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卽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如杜如楊如陸誠士大夫退處之規範也

嘉隆以來往還名刺居上者傲而無禮處卑者遜而可笑固是風俗大弊韓襄毅總制兩廣平大藤峽威勢

張甚順德錢大尹乃其屬官致韓書簡止稱鄉生錢溥端肅奉復而已邢太守宥瓊州人止稱侍生宥百拜奉書而已後來乃有晚生治生門生晚學之稱不自知其陷于諂媚也詞林非本衙門先輩槩不稱晚又不知起于何時吾鄉有某先輩詞林寓居鐵柱宮傍須謁許旌陽廟某躊躇數番令寫一鄉侍生名刺于神座前焚之長揖而退或謂某曰旌陽是晉時人也須寫一晚生某忿然曰我詞林無此體格

唐有書生讀經書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

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王是封號也宋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之事輒忘之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當時以詩賦叔士猶尙涉獵典籍而書生之陋已如此自入股之業既盛尋常史漢俱束高閣况于當代之人物典故哉曾記一舉子問予中山王是何姓名予曰姓徐名達舉子曰此自是老魏國公耳中山王恐另是一人

祖制省直有巡道無守道凡守道俱添設故官止用關防巡道則用印巡撫亦係添設故亦止給關防凡添設官皆無印也崇禎初虜寇之變南北設督師總理俱給關防盧公象昇勦賊楚豫軍中失去總理關防朝廷置而不問後賈莊之敗又復失去督師關防范公成六于賈莊尋得之寄晉州庫盧公忠勇自不減于睢陽惜其料敵未盡耳

菜根譚云幽人清事總在自適故酒以不勸爲歡棋以不爭爲勝會以不約爲真率客以不迎送爲坦夷若

一牽文泥跡便落塵世苦海矣

予署長興二月閒詣顧渚山致祭後數日採茶童子以黃紗籠盛本山新茶入邑予朝服鼓吹迎之郭外蓋此茶採以薦高皇寢園故其禮特甚盛非如他貢物比考輟耕錄湖州長興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卽涸元亦倣而行之賜名瑞應泉今但祭山而不祭泉似當補此缺典

宋時衲子以詩擅名同時有九僧歐陽公嘗稱之九僧

之外秘演惟儼參寥善權皆其甚著者參寥有集十
二卷曹能始選歷代詩竟未之入止存再遊鶴林寺
五律夏日龍井書事七律而已予喜其廬山雜興諸
作今選五首附此眾峰勢連環萬壘不可窮香爐獨
秀拔佳氣嘗葱葱長風捲遊霧曉壁開曠曠招提出
其下樓觀掛青紅回眸盼五老刻削金芙蓉宜乎謫
仙子愛此巢雲松又少文好山林每往輒忘歸余生
千載後獨與斯人違竭來爐峰下結宇聊棲遲長林
拱茂木九夏遺炎曦溪雨晝忽破藤花照清漪黃鸝

語深林可聽不可窺又龍湫亘三峽草木皆森奇禪
餘得支徑別塢行透池上人吳門秀邈有方外姿芒
屨襯兩足策策欣相追秋田罷刈穫雲水明空陂雙
雙林中禽文彩光陸離雍容事飲啄相顧忘驚飛鮮
鱗忽騰馥崑桂飄葳蕤峰端臥落日眷此忘還期又
山深雲物清挹玩洗浮慮昨日行澗南飄然卽芒屨
風潭耿危約晚與樵爭渡隔水認梅花方驚歲華暮
幽人渺江海樂事期誰預山月獨多情娟娟遲歸路
又五更山雨餘海月漏雲表流輝入庭戶炯炯白如

編百舌語空林關關催欲曉眾禽亦和鳴爲我釋孤
抱杉松本奇姿洗滌看愈好惆悵桃李花東風捲如
掃蘇黃門每稱參寥詩體製絕似儲光羲讀此數章
益信
參寥本以絕句而傳其佳處尤勝諸體如春風隨意可
嬉娛水有舟航陸有車應笑楊雄未忘我閉門猶著
解嘲書如去馬來車聲已闌雪雲低壓暮簷寒地爐
山枿燒初熟輒語聊爲世外歡如中流出沒一舟虛
緩楫長謠彼自如聞說古來江海上達人一半寄樵

漁如清溪白石曉磷磷洗霧桃花兩岸新欲覓劉郎
家住處但聞鷄犬不逢人如白水茫茫天四空黃昏
小雨溼東風五更百舌催殘夢月到官河柳影中如
雨暗蒼江晚未晴井梧飄葉動秋聲樓頭夜半風吹
斷月在浮雲淺處明如高松夾道夕陽明抱葉風蟬
引細聲勸爾行人聊駐足出山無物更能清如竹裏
鳴鴉曉欲飛遽褰疏箔望朝暉莫嫌山色經秋瘦我
亦秋來解帶圍如古槐花落小中庭夜半風來捲月
鳴潁水先生如尙在呼兒應問此何聲瀟灑高曠絕

不似食烟火人豈特臨平藕花之句堪入圖畫已耶
唐柳冕與權德輿書云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
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
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
士無由而進腐生豎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吳郡王
弱生曰明經一途本爲士之朴魯者設當時原有焚
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之語柳謂全寫注疏正爲此
耳然朴魯之士世閒亦不可少觀後世科場所得恐
不如全寫注疏之人遠矣

嘉禾李君實云顧渚前朝名品正以採摘初芽加之法
製所謂罄一畝之入僅充半環取精之多自然擅妙
也今碌碌諸葉茶中無殊菜瀋何勝刮目

應天府溧水縣有中山保定府蠡縣亦有中山湖廣黃
州府有赤壁山西霍州亦有赤壁蜀有峨眉山會稽
亦有峨眉山燕京西七里有仰山袁州府亦有仰山
南陽唐縣有桐柏山天台亦有桐柏山河南登封縣
有少室山鄧州亦有少室山太原府有五臺山嘉興
亦有五臺山濟南府有歷山延慶府亦有歷山

元歐陽原功云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號爲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于黃然詩亦少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于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作多奇崛眾翕然宗之于是詩又一變原功名元其記吾江右詩變甚悉世但知分甯之派而已不知更有楊劉兩派也元則揭曼碩明則劉槎翁皆著名于匡廬彭蠡間成宏而降反似遜于前代無亦舉業之爲累乎

王秋澗云作文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惟不中格律而汗漫猖披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此論亦是確言每見未曾爲舉業者作詩或有好句爲古文輒不解布局措詞之法雖之乎者也往往安頓不妥固知須從此徑入來秋澗名憚元人

國朝天官家記載異聞三事正統己巳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宏治壬戌三月十六日月食起戌初刻終亥至期救護不虧萬歷丁巳正月十五日月食戌初二刻食既戌正三刻食甚共食十一分有奇是年七

學淵齋續編
卷之二
月十六日又食至十二分二杪此皆前史之所罕見
惟宏治之占爲人君有道而天應之餘俱未爲吉祥
陳恭愍公選天順中以御史督南畿學政盡列諸生姓
名竝不稱封曰吾不自信何以信于人胡靜菴先生
世甯以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
公曰臣官以察爲名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
之邪正才之長短若屏絕士大夫徒按考語則毀譽
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光明卓犖如二公尙何嫌
王疑可避編號糊名杜門謝客其爲私竇逾甚祇足明

其自欺而已

松陽葉希賢遜國時御史壬午六月從建文帝出亡削
髮爲僧號雪菴和尚元雲中李元暉旣出家亦名雪
菴嘗題顯宗墨竹詩云春滿承華睿思舒墨君別有
聖工夫如何整頓乾坤手不寫皋陶大禹謨

周程大儒著作擬于六經豈屑以篇詠見長然偶爾落
紙多有風人所不能到者元公經古寺云琳公金刹
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塢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清終
未忍辭官誦之道氣藹然明道先生題凌霄三峰云

學海類編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峰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
日若有路通須近天怪石似雷鳴谷底老松如雪著
崖巔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大有奇崛
氣若咏草句莫爲枯榮吟野望且憐愁醉祝香輪又
幾與近代楊孟載頡頏信賢者之不可以一端測也
邵康節先生有芳草短吟花閒水畔綠如茵興廢曾經
漢與秦占斷山川無限地愁傷今古幾何人嚴霜殺
盡還逢雨野火燒殘又遇春無那路傍多此物王孫
歸思若迷津當是擊壤集中絕唱

俞紫芝秀老王荆公客亦有咏草一篇云滿目芊芊野
渡頭不知若箇解忘憂細隨綠水侵離館遠帶斜陽
過別州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
望王孫去買斷金釵十二樓邵程俞揚于此題中直
似江淮河濟稱四瀆于天壤也

四友齋叢說云元人虎頭牌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抹得
瓶口兒淨斟得盞面兒圓望著碧天邊太陽澆奠只
俺這女直人無甚麼別祝願則願吾弟兄們早能句
相見一友人曰此似唐人木蘭詩清波雜誌云秦少

遊柳州詞霧溼樓臺月迷津渡桃花望斷無尋處可
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
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
湘去黃山谷曰語意極似劉夢得如此擬古八方是
慧心妙識作詩作文皆應從此悟去

豫章在宋以詩文著者黃山谷胡少汲也少汲名直孺
孫鴻慶稱其筆力雄贍語出驚人嘗有春日絕句風
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鉤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
相逢處處作生涯

佛老之徒能究心吾儒六籍爲之傳注者有僧一行周
易論三卷大衍元圖一卷釋惠琳孝經一卷釋贊甯
論語陳說一卷釋契嵩中庸解五篇陶貞白孝經論
語集注三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又潯陽落星
山澗有五松橋乃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澗談易處
元時太倉州海甯寺僧善定日與學人講說四書不
倦人稱爲定四書數君子經藏之外乃能闡揚聖學
意其書必有可觀也

壬申閒土寇衝臨汝宜黃崇仁樂安三縣甚被蹂躪邨

學海類編
落蓋藏盡空一日天忽雨黑黍穀堅類蕎麥春之得
小米色白煮以療飢貧民多賴全活庚辰辛巳南北
奇荒死者枕籍廬鳳閒產一種土滑膩微似麥色和
糠作餅食之名觀音粉又江北徧地生人面豆眼耳
鼻口居然人形飢者採煮羣噉未有不旋踵斃者或
曰此兵刃冤魂之所化也予有人面豆詩云渴勿飲
鳩鳥血飢勿食人面豆莽莽淮徐郊白日竄黠狡糠
粃啖已空粉泥亦難糅掠人呼爲羊膊裂甚猛獸所
憐脂膏乾未足充糧糗尤來大搶驟風雨瘦人死盡

肥人脯冤魂化作人面形大豆小豆落區粶農皇未
知岐伯迷飢來豈暇細詳睨採之盈掬延喘息一粒
入口橫黃泥吁嗟乎九六之厄良可慨其菽殺人如
烏喙何況金戈與鐵錐

萬茂先訪予長興別未三月客死維揚風雅真摯如此
君此世界中斷不能再見斯人矣每念輒爲濡睫生
平詩彙托之孫孟樸尙有二卷不知寄付誰氏也臥
病時近體絕句鄭超宗爲之授梓名曰廣陵散超宗
影園分賦黃牡丹七律猶自光燄萬丈其一石欄行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三
許述
處亂聞香紅紫光中別有粧側面檀痕搖翡翠重樓
瓦色照鴛鴦鄧通鼓櫂臨花陣豪客輕衫過粉牆金
帶橫開清賞後廣陵佳事屬姚黃其二淺碧深紅處
處逢青黃何意漏秋容鶯身近戶光相照蜨翅驚丸
蠟自封影伴穀城憐石瘦愁連古蹟覺沙濃遙知九
錫東封候獨立宣麻近九重其三三千隊裏鬪春暉
獨洗閨粧見自稀步月故披君后服行春偷著聖人
衣野花過蝶風深淺斗酒聽鸝色是非爲裏爲裳君
莫問六宮齊拜上皇妃

洪覺範云南昌千嶂深秀處忽生水沈奇材萬峰繞之
遂名香城李長卿先生西山志晉沙門曇顯創大殿
焚香禱于崖山側忽生香木大堪爲柱殿成每誦經
佛前以木屑焚之香聞數里故曰香城香城之名始
此頃有妄人作西山勝略謂隆安中某禪師自西方
來時遇亂盜賊縱橫禪師然長香數百插山前香煙
結成雲霧圍鎖茲山賊至但見懸崖陡辟遂不能前
真嚙語也

許旌陽鐵柱世共知之又有修行鐵鐘在遊帷觀事見

雲笈七籤又旌陽古鼎在西川德縣陽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兩耳高五寸龍虎雕畫細如毛髮其質非鐵非石體作丹砂駁文鼎中黃金可百餘斤昆明傅順孫令德陽掘得之將還其家未幾子孫侈費蕩盡錐立不能存蓋旌陽爲令茲地因歲荒作丹代民租以其餘瘞地中俟異日不能租者而順孫私爲己有不免招神之罰耳

國初貢紙歲造于吾郡西山董以中貴卽翠巖寺遺址以爲楮廠其應聖宮西皮庫蓋舊以貯楮皮也今改

其署于信州而廠與寺俱廢

西山鶴嶺祀王真君或云王子喬按西山別記王君名迪宋熙甯中人有仙術嘗自臨鏡照見羽衣星冠後爲洪州左司理民有爭訟枉直立辨州無冤民台司表其政聲于朝方召用卽掛冠隱西山跨鶴徧歷峰巒而去是則鶴嶺之所祀真君乃王迪也以爲子喬殊誤

洪州藝文散逸者不可勝數只以章江一寺言之宋韓熙載有章江寺碑文潘慎修有章江禪院記又禪林

寶訓有章江寺集今皆蕩然無存

吾邑裘元量先生名萬頃宋隆平中王容榜進士與胡桐原萬澹菴徐竹堂往復唱詠號爲四傑元量尙有詩集行世三君已湮沒不傳吾邑亦不知有四傑之稱矣

香城寺後二里許碧雲菴石刻宋元詩頗多僅元僧同谷一絕可誦詩云半空飛瀑掛巖層六月生寒水亦冰銷盡許多塵劫事碧雲深處一閒僧同谷延祐中香城住持

郡城東南普賢寺鐵象南唐時物鄉先輩王中翰仲序有詩云珠纓玉轡路岩嶢猶似千秋舞舜韶西去渡河天廣大北來浮海雪飄蕭銅駝荆棘徒遺蹟金馬邱墟不可招况此梵王空色相送君極日益蕭條中翰在京師送別六十六首皆以豫章名勝爲題示不忘故鄉之思此篇其一也滕王閣句暮雨高樓非昨夢秋風殘蝶似新圖甚爲當時傳誦

中翰又有豫章臺弋苑章江驛諸作豫章臺已久廢弋苑章江驛俱不識舊基安在二百年閒滄桑如許况

于唐宋渺茫之蹟哉

鄭剛中著周易窺餘起屯蒙迄未濟獨不注乾坤二卦
自言易者天地之奧乾坤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
神而藏之乾坤未敢輕談也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
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倣佛則隨子索母沿流尋源
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耳

竹坡詩話云凡詩人使事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周
德清云明事隱使隱事明使皆得使事之三昧者然
妙在想尤在掀翻舊案

王無功歌咏但取會意不肯與悠悠閒人更相唱和貫
休每得句輒云如此詩只堪供養佛耳下筆須有如
許情懷方能亭亭物表蕭賁作山水圖咫尺之間便
覺萬里矜慎不傳自娛而已風人都不可少此也舟
過吳城山索古今詩刻讀之都不可暢意因憶李白洲
有阻風吳城絕句云吳城山水連天三日東風繫
客船忽見一八城裏至府公來送買魚錢又白頭浪
裏繫孤篷漫向江頭問令公五老峰前誰作主滿江
都是打船風白洲才具自是軒昂惜其晚節竟同蔚

宗悖逆真可哀也

宋劉道原先生同司馬文正公修通鑑別纂外紀附通鑑行世又纂十國紀年亦錄本進呈其彙藏家文正公序世不多見其書崇禎末姜希湖前輩遊西山住霞源義塾予同歐子憲萬謁焉因同劉尹躬過掘岡尋熊西雨舊址止于尹躬宗人劉光祖宅光祖出其先世所藏司馬文正序手蹟相示先賢典型讀之起敬此世寶也尹躬光祖其謹護藏之

予友朱禹卿宗侯登泰山五律雞鳴登日觀雪隱一峰

青天地只如許鬼神徒杳冥陰晴雲日日齊魯曉星
星漫道碑無字秦原沒五經高秀迴出岷作禹卿有
雪堂選詩徐巨源稱其幾欲與王江甯常盱眙張文
昌韋左司分席元白而下不足擬也世人貴遠而忽
近若禹卿者固當不磨于異日耳

周禮多奇字禮記多借字周禮鳳洲卮言已筆出矣今

聊記禮記假借字于此拾級聚足

拾音涉

以袂拘而退

拘音句

立視五嶠

嶠音攜

國中以策彗卹勿

彗音遂逾竟

為壇位

壇音善

不蚤鬚

蚤音爪

天王登假

假音遐

天子當依

依上聲相見于卻地卻音庶人之摯匹驚音已上曲禮何

居音頥乎其至也頥音夫子之病革矣革音敗于臺

駘臺音綱練設施綱音填池推柩而反之填音喪

事縱縱總音吉事折折提音瓦不成味沫音懸棺而封窆音紼

衣紼音齊穀王姬之喪穀音舍奠于墓左舍音咏斯

猶搖音設奠奠音我喪也斯沾覘音曹桓公卒于會桓音

宣兌音襲莒于奪兌音與其鄰重汪踦往重音九京原音扶服

救之扶服音衣衰而繆經衣音已上檀弓一命卷音

君紕以爵紕音已上王制宿離不貸音經術音鮮羔

開冰鮮音命國難那音母有壞墮壞音鹿角解駭音母有

差貸二音燒薙替音鬣觶茲音多積聚積音大酋摯音旁磔

責音已上月令賄賂承舍承音織剝音告于甸人音

鞠音已上文王世子矜寡矜音殺于地殺音越席越音

君者所明也明音其居人也曰養義音郊椰音已上禮

運繁纒盤音大圭不琢篆音犧尊犧音夏父弗綦音燔

柴于奧爨音詔侑武方武音肆夏肆音已上禮器饗禘

論音旦明之義旦音鹽諸利鹽音雕幾音羶薌音腥

肆音別汁獻音油辟音已上郊特牲唾洩音燂潘音濡

魚卵醬

濡音而卯音鯤

皆有軒

憲音

浮母

模音

已上內則元端

冕音

諸侯茶

舒音

再命禕衣

禕音

揄狄

揄音

禕衣

禕音

純組

綬純音

緇音

揚休

煦音

已上玉藻鷄夷

彝音

明堂報葬

赴音

喪服

繫之以姓

計繫音

大傳言語之美

儀音

祭廡

許音

少儀

謏音

聞

小謏音

蛾子

蛾音

學記使其寔

至音

雜記大胥

祝音

姪弟

送姪音

綠中

綠音

偽荒

幌音

皆葬用輜

船音

士葬用國車

車音船

已上喪大記相近

迎音

祭法易直子諒

良音

祭

義尹吉

告音

怨資

咨音

緇衣

音笄

問喪

音

華門圭窳

音

儒行右禮記假借字蓋漢儒傳寫失其真者專門之

家音猶存古其有重見如拘革封貸壞磔聲越犧綏軒端報數字者止舉其一以見凡也今讀禮記者不復用古音故表出之使考古者三隅之反不致金根之陋耳

秦人洞一在南昌城齊源嶺側一在常德府桃源縣南一在福州城東東山一在永州吳望山當時避暴虐之君而扶攜以往者處處有之不必定指某為真蹟某為偽名

李端好以助語入詩寄盧綸云及此時方晏因之名亦

沈又云勿以朱顏好而忘白髮侵下第云幸得皮存
矣須勞翼長之寄薛戴云夫君又離別而我加寂寞
頃鍾譚多用此體乃效顰者至滿篇而已累牘之乎
眞足令人噴飯端有古別離二篇當爲本集之冠
吾郡李公瓊有諸經疑義其論詩每以小序爲主嘗言
集傳說詩在章句之內小序說詩在章句之外二說
宜竝存之蓋章句非集傳不明言意非小序不得諸
儒專于序說然序說亦閒有出入處晦翁一一剝去
似非大公小序之失特十之一二耳豈容盡廢如行

葦之忠厚既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假樂之嘉成王
皆得言外意而非徒泥章句者何也觀其篤親親之
恩而弗遠則忠厚可稽觀其醉酒飽德而稱願允祚
之隆則太平有象觀鳧鷖之祭享雍容則接神人各
得其道非能持盈守成者乎觀假樂之顯顯令德而
宜民宜人非成王其孰能當之小序去古未遠其爲
說必有所授况義自可通如之何其廢之

李公又云宣王封申伯而吉甫作詩美之極稱其德業
一則曰維周之翰一則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一則

學海類編 二 言述
曰不顯申伯文武是憲皆溢美也何以見之幽王廢
申后申伯乃以犬戎滅周而弑君其罪通于天矣前
之所謂蕃宣良翰而操此萬邦者又安有哉

載獫狁王雪山巖華谷戴岷隱三家俱以爲田畢而
遊園載獫于輜車以歇其驕逸應從之朱傳以犬之
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似出意度無據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解者不一巖
華谷曰此美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
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遁優哉游哉

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

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怨也包承在小人則吉
之大易之怨也

太甲王徂桐宮居憂者居仲壬之憂也桐宮成湯陵墓
之地必仲壬附葬于桐故伊尹有營宮之謀序云太
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孫季昭示
兒篇謂放當作教以篆文相近故譌爾

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姜若諸儒或以爲出姜里之
囚而天命始順或以爲姜里逆境而文王順處之或

以爲天所眷祐或以爲厥若之誤其義皆不通周洪
謨曰按韻書美善也若順也誕受美若者蒙上文而
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順善之也
大受者見其極負荷之量善順者見其有靈承之實
也此二句與君奭所謂天降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
周既受同意

寒夜錄卷下終

程